

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發展 及其對區域安全情勢之影響

吳東野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美國暨歐洲所研究員

摘要：這篇論文主要在探討年來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發展，及其所牽動的安全情勢變化。本文不做太多的學理探討，僅偏重經驗研究，藉著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發展現勢，擴大思考相關的區域安全問題。本文共分三部份，首先根據美國國務院每年公布的境外恐怖組織(FTO)名單，從中去釐清當前中東地區相對較活躍，亦最具安全威脅的幾個恐怖組織，及其慣用的恐怖攻擊伎倆；其次是從伊拉克、以巴衝突及伊朗核問題等情勢發展，試圖梳理出中東恐怖主義與前述地區安全情勢發展的連動關係。最後，本文試圖藉著闡述以色列打擊所謂「網絡式恐怖組織」(Networked Terrorist Group)的經驗與作為，進一步分析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反恐戰略和作為。

關鍵字：中東地區、恐怖主義、區域安全、蓋達組織

綱要

- 壹、前言
- 貳、中東地區現存之國際恐怖組織及其作為
- 參、中東恐怖主義與區域安全的連動關係
- 肆、中東地區的反恐作為
- 伍、結論

壹、前言

911 事件之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猖獗，主要仍聚集在中東地區，以伊拉克的安全情勢最為嚴峻。探討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問題，很難不論及「蓋達組織」(Al-Qaida)的影響力及其動向。該組織的若干領導人年來儘管相繼被暗殺或被俘虜，但其核心分子仍持續策畫後續的恐怖攻擊，危及全球區域安全。根據美國「反恐協調委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執行秘書(Acting Coordinator)鄂巴尼克(Frank C. Urbanic) 和「國家反恐中心」(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NCTC)副主任崔福斯(Russ Travers)的說法，「蓋達」適應新環境的能力很強，它們對美國的反恐措施往往產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效應，逼使國際社會必須發展更為嶄新的反恐作為。

鑒於西方反恐機構陸續破獲一些可能造成重大傷亡的恐怖攻擊策畫，因而促使「蓋

達」改變其恐怖主義戰術。最明顯的做法是，「蓋達」蓄意提供西方情報單位「錯誤的消息」(misinformation)，同時透過電子媒體或網路來擴散反西方的論調。這種趨勢正逐漸蔓延之中，特別是伊拉克已成為「蓋達」擴大宣揚反西方勢力的重鎮。英國情報署(MI6)前署長德洛浮(Richard Dearlove)就指出，伊拉克境內涉嫌與伊拉克境內涉嫌與「蓋達」勾結的團體至少存在十餘個，其中部份受到 Abu Musab al-Zarqawi¹的指揮(現已被 Abu Ayyub-Marsi 所取代)，同時正積極在歐洲建立新的基地；²換言之，「蓋達」已成功地在全全球散播其反西方的訴求，在伊拉克找到共同對抗西方入侵的認同與支持，它不僅牽引美國和英國輿論的反戰心理，還造成全球其他地區(例如索馬利亞)恐怖組織復甦的現象。

「蓋達」的做法包括利用網際網路進行宣傳與指揮，滲透移民社區進行顛覆，吸收當地居民成為細胞並從事恐怖破壞活動，進而秘密組成隊伍跨境運送資金與物品。2004年3月的馬德里爆炸案、2005年7月的倫敦地鐵爆炸案及2006年7月險些釀禍的倫敦機場恐怖預謀案，都是「蓋達」改變戰術後的產物。

其次，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另一亂源來自「哈馬斯」(Hamas,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2005年9月12日以色列撤出加薩走廊(Gaza Strip)的屯墾區後，即交付巴勒斯坦人自治。2006年1月「哈馬斯」領導「改變與革新黨」(Party for Change and Reform, 74/132席)贏得「巴勒斯坦立法議會」(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 PLC)選舉後，隨即與另一競爭對手「法塔組織」(Fatah, 45/132席)爆發嚴重的內部權力鬥爭，它間接也激化「哈馬斯」武裝分子與以色列的衝突。2006年3月29日總理哈尼葉(Ismail Haniyeh)組成一黨執政的新內閣後，隨即於4月間無視「法塔」派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的反對而執意組成新安全部隊，且將其中3千人部署在加薩地區，造成數以千計效忠阿巴斯的部隊遊街並開槍示威，雙邊幾乎釀成衝突；同年5月9日哈馬斯與阿巴斯兩派武裝分子在加薩再發生槍戰，造成十餘人受傷。6月迄今，兩派支持者在加薩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多處發生槍戰、綁架或縱火的衝突事件。

其實，「哈馬斯」曾於2006年4月初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 PNA)已開始研究「兩國論」(two-state solution)方案維繫以、巴永久和平的可行性。問題僅在於，西方要求「哈馬斯」公開做出承認以色列並放棄暴力抗爭的承諾，始終未獲正面回應。「哈馬斯」官方宣稱其 PNA 官員和以色列接觸僅限於人道救援事項，但私下容許不同派系與以色列官方進行接觸，它正如同「哈馬斯」聲稱只要以色列退回 1967 年的邊界(即完全撤出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PNA 就願意和以色列共享和平，卻從來不澄清其是否放棄傳統的反猶立場；進一步而論，「哈馬斯」內部各派能否接受所謂的「兩國論」，充滿太多的變數。

¹ Abu Musab al-Zarqawi (October 20, 1966 – June 7, 2006) 是約旦人，曾追隨賓拉登在阿富汗經營恐怖分子訓練營，因犯下多起爆炸案被美國和約旦官方追緝而出名。他留歐時創立 al-Tawhid 恐怖組織，最終還是回到阿富汗。西方情報單位相信 Jama'at al-Tawhid wal-Jihad 恐怖組織由他所領導，據稱 2006 年 6 月他死亡之前，該組織已併入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所謂的「聖戰基金組織」(al-Jihad Foundation Organization)。

² "Iraq has become new epicenter for 'holy war,' ex-chief of MI6 says"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5, 2007.

無論是哈尼亞總理(2006.3.29-2007.6.14)或目前的法亞德總理(Salam Fayyad, 2007.6.17-)，其策略顯然都重於爭取美國以外的國家支持，特別是俄、中、法、土耳其及波灣周邊國家。關鍵在於，「哈馬斯」不曾放棄恐怖主義，尤其 2006 年 4 月 17 日特拉維夫一家餐廳造成 9 死 50 餘人受傷的自殺炸彈攻擊，正是「哈馬斯」的戰友 -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Palestine Islamic Jihad, PIJ)與「艾克薩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的幕後策動；換言之，「哈馬斯」的恐怖主義活動並未因贏得執政權而暫時停歇，反而為中東地區安全帶來更多的動盪。事實上，「哈馬斯」於 2007 年 6 月 14 日完全掌控加薩地區後，其對以色列的(火箭與迫擊砲)恐怖攻擊不斷。10 月間，以色列對加薩地區減少 11% 的燃油供應(不包括發電用油)，並關閉加(薩)北境的 Sufa 關口，³就是為報復「哈馬斯」武裝團體不斷用火箭攻擊以國居民。

探討中東地區安全情勢變化與恐怖主義發展的連動關係，恐亦無法忽視伊朗與西方國家為發展核武問題而升高的衝突和對峙，可能強化德黑蘭對伊拉克內部什葉派的牽制力，尤其美國對伊朗動武的傳聞不斷，更直接造成黎巴嫩境內恐怖組織「真主黨」(Hizballah)的恐怖攻擊再趨於活躍。

這篇論文主要在探討年來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發展，及其所牽動的安全情勢變化。本文不做太多的學理探討，僅偏重經驗研究，藉著中東地區恐怖主義的發展現勢，擴大思考相關的區域安全問題。本文共分三部份，首先根據美國國務院每年公布的境外恐怖組織(FTO)名單，從中去釐清當前中東地區相對較活躍，亦最具安全威脅的幾個恐怖組織，及其慣用的恐怖攻擊伎倆；其次是從伊拉克、以巴衝突及伊朗核問題等情勢發展，試圖梳理出中東恐怖主義與前述地區安全情勢發展的連動關係。最後，本文試圖藉著闡述以色列打擊所謂「網絡式恐怖組織」(Networked Terrorist Group)的經驗與作為，進一步分析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反恐戰略和作為。

貳、中東地區現存之國際恐怖組織及其作為

根據美國國務院 2007 年 4 月 30 日公布的「恐怖主義國家報告」(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全球被界定的 40 個所謂「境外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 FTO)，中東地區就佔去 35%(14 個)，⁴其中若干恐怖組織隨著中東政局變化而相當活躍。它們包括：

阿布尼達組織(Abu Nidal Organization, ANO)：1974 年源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曾在 20 餘國犯下恐怖攻擊罪行，造成約 900 人的傷亡，最著名的犯行是 1994

³ 2007 年 6 月「哈馬斯」占領加薩之後，以國即關閉了提供商業進出的 Karni 關卡，並透過協議將靠近加薩區的安全維護交付「法塔」安全部隊負責；另亦關閉與埃及接壤的 Rafah 關卡，目前僅留下南邊的 Kerem Shalom 關卡。載運糧食及民生品進入加薩的卡車數量，也因此從每日的 100 至 120 輛減少到 55 輛。見 Isabel Kershner, "Israel restricts Gaza crossing as firing persist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8, 2007.

⁴ See Chapter 6 – Terrorist Groups of the "Country Report on Terrorism," at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82738.htm>

年在黎巴嫩暗殺約旦外交官。

艾克薩烈士旅(Al-Aqsa Martyrs Brigade, Al Aqsa)：曾與「法塔組織」關係密切，目標為在約旦河西岸、加薩走廊與耶路薩冷建立巴勒斯坦國，2002年1月創下女子自殺炸彈攻擊以色列的先例。

安薩伊斯蘭(Ansar al-Islam, AI)：2001年12月由庫德族與阿拉伯人組成之伊斯蘭激進團體，目標為在伊拉克境內獨立建國。該組織與「蓋達」和 Abu Musab al-Zarqawi 的關係緊密，其若干成員曾在阿富汗接受「蓋達」的訓練，2004年12月21日伊拉克 Mosul 的美軍基地爆炸案，即為其所為。

阿斯巴安薩(Asbat al-Ansar)：係黎巴嫩境內的遜尼派激進團體，與賓拉登及其「蓋達」組織素有往來，2003年4月犯下貝魯特郊區麥當勞餐廳的汽車爆炸案，並於2004年4月策動伊拉克武裝分子槍殺西方人質，以報復「哈馬斯」兩位領導人(Abdul Aziz Rantisi 及 Sheikh Ahmed Yassin)死於以色列的空中攻擊。

哈馬斯(HAMAS)：1987年未從 PLO 分支而來，組織架構較為鬆散，力量集中於約旦河西岸、加薩地區和以色列境內，經常性攻擊以色列軍用和民間設施，大規模的自殺炸彈攻擊係其重要手段。

真主黨(Hizballah, Party of God)：成立於1982年以色列大舉進軍黎巴嫩之際，傳承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革命輸出理論，有自己的電視台，收視人口約達千萬，屬什葉派激進團體。較著名的恐怖攻擊行動是，2004年利用無人飛機(UAV)飛越以國 Nahariya 城上空。此外，「真主黨」恐怖分子經常越界至以色列進行恐怖攻擊。

聖戰(Al-Jihad, AJ)：係埃及的伊斯蘭激進團體，2001年併入「蓋達」，賓拉登(Usama Bin Laden)的副手 Ayman al-Zawahiri 曾任該組織領導人。

Kahane Chai (Kach)：激進的美籍以色列裔 Rabbi Meir Kahane 所創，目的為復興猶太國，1994年被以色列政府界定為恐怖組織。該組織除經常恐嚇或威脅阿拉伯人與巴勒斯坦人，偶也會出現小規模的武裝報復行動。

利比亞伊斯蘭戰鬥團體(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 LIFG)：1990年代初為對抗前蘇聯入侵阿富汗及反對格達費政權 (Muammar Abu Minyar al-Qadhafi)而成立。迄今，該組織犯下的恐怖攻擊行動多在利比亞境，但因其部份成員與「蓋達」關係密切，而被列為國際恐怖組織。

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 PLF)：1970年代末從 PFLP - GC 分支而來，之後再分裂成親 PLO、親敘利亞和親利比亞等幾個派系，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之前，親 PLO 派領導人 Muhammad Abbas(又稱 Abu Abbas)。美軍占領伊拉克之後，Abu Abbas 因病身亡，現任領導人及少數人藏身黎巴嫩與巴勒斯坦地區，遂行恐怖主義活動的能力銳減。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Palestine Islamic Jihad, PIJ)：1970 年代由巴勒斯坦好戰派於加薩地區所組成，目標為摧毀以色列並獨立建國。PIJ 慣用自殺炸彈手段，主要獲得伊朗和敘利亞幕後的財政援助。

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PFLP)：原屬 PLO 分支，1967 年由馬列思想派的 George Habash 所創，1970 年代犯下許多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事件。2003 年之後，該組織與巴勒斯坦其他恐怖組織合作，在以色列製造多起自殺炸彈攻擊事件。

巴勒斯坦總指揮人民解放陣線(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 General Command, PFLP-GC)：1968 年分支於 PFLP，起因於反對阿拉法特領導的 PLO。現任領導人 Ahmad Jabril 原為敘利亞陸軍上尉，與敘利亞和伊朗官方的關係緊密，恐怖攻擊多局限於黎巴嫩南境、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區。

蓋達組織(Al Qaeda)：1988 年賓拉登及其黨羽為協助阿富汗對抗蘇入侵而創立，為此訓練訓練許多遜尼派的激進分子，其目標是團結全球穆斯林對抗美國，最終消滅非伊斯蘭的政權，同時從穆斯林國家驅逐西方人和非穆斯林出境。根據英國情報單位的經驗，「蓋達」最擅長的恐怖攻擊手段不外乎：(一)爆破手段(包括車輛、人員自殺或郵包炸彈)，它不同於過去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爆破手段的是，「蓋達」形成的恐怖分子的網絡，可以精確計算爆破時間、自殺方式及其成功率；(二)槍擊：最常見於伊拉克和沙烏地用來攻擊西方人士，2004 年 12 月 6 日「蓋達」狙擊手於沙烏地吉達城(Jeddah)的美國領事館前，槍殺五名美國館員；(三)綁架：同樣常見於伊拉克與阿富汗，2004 年 9 月英國公民 Kenneth Bigley 在伊拉克被綁架並遭謀害，正是眾多案例之一；(四)使用地對空飛彈：2002 年 11 月在肯亞 Mombasa 試圖攻擊以色列的一架包機，但未成功。2003 年之後，「蓋達」分子數度採用此方式攻擊駐伊聯軍；(五)化學、生物及放射性武器始終是「蓋達」想使用的攻擊方式，但目前的成功率不高。

近年來，全球因恐怖主義而傷亡的人數不斷增加，絕大部份皆發生在伊斯蘭世界，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情況最為嚴重，⁵犧牲者多數是無辜的民眾，且大多是穆斯林，尤其恐怖攻擊受害的孩童，比例超過八成。以 2006 年為例，因恐怖主義攻擊而喪生或受傷的孩童就接近兩千人。⁶

觀察前述中東地區恐怖組織的歷史，它們最常慣用的攻擊手段多是自殺炸彈和綁架，其中以伊拉克的恐怖主義最為猖獗。相對 2005 年伊拉克發生 3468 樁恐怖攻擊事件，2006 年激增至 6630 樁，大幅成長 91%，⁷因此把伊拉克的情勢形容為「戰火四起，情勢

⁵ 伊拉克恐怖主義攻擊時有所聞，每次幾乎都造成重大傷亡。舉例而言，今年 4 月 18 日巴格達的四枚炸彈攻擊就造成 157 人死亡。

⁶ 美國「國家反恐中心」網站除識出各類型的恐怖主義炸彈攻擊外，亦詳細公布(2004.1.1-2007.6.30)全球各地區或國家的恐怖主義攻擊地點、犯案方式及造成傷亡人數；參閱“Bomb threat Stand-off distance,” and “Worldwide incidents tracking system,” at <http://www.nctc.gov>

⁷ “State Dept. : Iraq has been ‘Good for the effort to reduce terrorism’,” at <http://thinkprogress.org/2007/5/01/state-iwaq-terrorism>

惡化，瀕臨內戰邊緣」，並不為過，其混亂不安地區主要擴及中部的「遜尼三角地區」(Sunni Triangle)及南部幾個大城市，包括 Baghdad、Basra、An Najaf、Al Fallujah、Ar Ramadi 等。自從 2005 年 2 月 22 日薩邁拉(Samarra)什業派清真寺(位於 Sahla ad Din 省，又稱金頂教堂)遭受爆炸攻擊造成嚴重傷亡以來，此一被隱喻成「什業派的 911 事件」就直接引發了什業派與遜尼派相互進行報復的連鎖效應，讓伊拉克原本不穩的政治與安全情勢更是雪上加霜。迄今，伊拉克內部的恐怖攻擊事件層出不窮，根據 2007 年 9 月 11 日美國駐伊拉克指揮官 Gen. David Petraeus 向國會提出的「伊拉克情勢報告」(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⁸，伊拉克安全情勢因美國增兵而有所好轉，但事實上若從該報告提出的統計數據，(見附圖一) 近三年來(2004.10.1-2007.9.7)伊拉克的恐怖攻擊大抵呈現上揚趨勢，直到 2007 年 6 月 17 日美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恐怖主義活動似有相對緩和之趨。

圖一：恐怖組織在伊拉克的攻擊頻率

資料來源：“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 by 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Commander, Multi-National Force-Iraq, 10-11 September 2007.

圖一同樣顯示出，伊拉克恐怖攻擊慣用的四種方式之中，⁹仍以自殺炸彈攻擊的頻率最高。最近(2007/10/29)的一個實例是，巴格達東北方 50 公里 Baquba(Diyala 省守府，

⁸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 at <http://foreignaffairs.house.gov/110/pet091007.pdf>

⁹ 圖示最底層的第一種方式是用火箭或迫擊炮攻擊；第二種(層)是採行狙擊、埋伏、手榴彈及其他小型武器攻擊；第三種(層)是炸彈攻擊(包括事先發現或已爆炸)；圖示最上層的第二種是直接破壞伊拉克基礎建設及攻擊政府設施。

也是靠近「遜尼派三角區」的一處警察訓練中心，即因自沙炸彈攻擊而造成 29 人死亡，另駐伊美軍旅長 Jeffrey Dorko 將軍也被路邊炸彈波及而受傷，成為 2003 年 3 月美國占領伊拉克以來受傷的最高階軍官。¹⁰

至於圖二的曲線圖對自殺炸彈攻擊的率表達得更為清楚。大抵而言，2007 年 5 月伊拉克的恐怖炸彈攻擊達到顛峰點後，似乎逐漸減少之中，但每月平均仍高達 80 次以上。比較幾種炸彈攻擊方式，最普遍的還是無人操作的汽車炸彈，每月平均總發生 40 至 80 次，較少見的是(人肉)背心炸彈，但每月平均也達到 20 次上下。

圖二：年來伊拉克自殺炸彈攻擊事件的頻率

資料來源：“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 by 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Commander, Multi-National Force-Iraq, 10-11 September 2007.

前文提過因恐怖主義攻擊而造成的重大傷亡，伊拉克最具代表性。根據 Petraeus 將軍的報告(見附圖三)，伊拉克平民(尤其巴格達地區)因恐怖主義攻擊而傷亡的人數，於 2006 年 12 月達到高點後即開始下降，例如 2007 年初迄今的自殺炸彈攻擊事件就大幅減少(從 3 月份的 175 樁降至 8 月份的 90 樁)，但巴格達以外地區的民眾則因「蓋達」經常性策畫多起恐怖攻擊事件，而造成周期性的大量傷亡。至於美軍的傷亡人數則持續增加之中，2003 年占領伊拉克至今已超過 3800 名軍人陣亡，特別是根據美國一個獨立網站(www.Icausalties.org)的調查，伊拉克 Diyala 省的恐怖攻擊對駐伊美軍的安全威脅最大，

¹⁰Alissa J. Rubin, “Suicide bomber on bike kills 29 Iraqi policemen,” i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9, 2007.

這一年來已造成 110 名軍人喪生，死亡人數僅次於 Anbar 省和巴格達地區。

圖三：伊拉克民眾因恐怖主義攻擊而犧牲的人數(曲線圖)

資料來源：“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Iraq” by General David H. Petraeus, Commander, Multi-National Force-Iraq, 10-11 September 2007.

自殺炸彈其實並非新的現象，¹¹只不過近 20 年來被恐怖分子使用的次數偏高，亦普遍被恐怖分子視為「精靈炸彈」(smart bomb)，也是他們處於與西方間的「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所使用的最有利武器。根據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教授史懷哲 (Yoram Schweitzer) 的研究，巴勒斯坦人普遍具有的「獻身上帝」(Istishhadi) 的信念，¹²已被視為對抗以色列的最佳利器。其實，過去激進的伊斯蘭武裝在美國、英國、伊拉克、約旦、以色列、埃及、土耳其、車臣、印度或印尼等國，皆曾使用過這種自殺方式，對被攻擊一方的軍事或民用設施形成極大威脅。鑒於它對社會易於造成畏懼和恐慌，¹³已成為現代恐怖主義最慣用的危險伎倆。拿以色列做例子，過去十餘年以來，巴勒斯坦相對全球其他地區對以色列使用無數次的自殺炸彈攻擊，¹⁴儘管 2000 年至 2005 年 (Al-Aqsa

¹¹見 A. Silke, “The Role of suicide,”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Routledge, Vol 18, No. 1, Spring 2006, P.44.

¹²“concept of Istishhadi”的阿拉伯文原意是“self-sacrifice in the path of God”，見 Yoram Schweitzer, “Palestinian Istishhadi: A Developing Instru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No. Issue 8 (2007), PP.667-689, here P.670.

¹³Bruce Hoffman, *Inside Terror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3.

¹⁴參閱 Yoram Schweitzer, *op.cit.*, P.667.

Intifadah)以國遭到的自殺炸彈攻擊比例還不到各類恐怖主義事件總和的 1%，傷亡總數卻佔了 50%以上。¹⁵根據史懷哲教授提供的數據，(參閱圖四)1993 年 4 月至 2000 年 3 月所謂第一階段的「巴勒斯坦動亂」(Intifada)，自殺炸彈攻擊的比例還很低，僅僅發生 38 次，但 2000 年 10 月至 2006 年 10 月的第二階段「巴勒斯坦動亂」，炸彈攻擊事件激增，兩次動亂總計已超過 189 餘次。¹⁶

圖四：巴勒斯坦自殺炸彈攻擊(1993-2006)

資料來源：Yoram Schweitzer, “Palestinian Istishhadi : A Developing Instru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No.8(2007), P.669.

以色列堪稱全球少數對恐怖主義研究最透徹的國家，特別是該國學者長期藉著與監獄裡巴勒斯坦的自殺炸彈疑犯進行訪談，而能對全球自殺式恐怖主義(Suicide terrorism)的分析有獨到見解。¹⁷當然，歐美學界亦不乏專精恐研究怖主義者，¹⁸例如美國「蘭德

¹⁵Dr. Boaz Ganor (Deputy Dean Lauder School of Government, Diplomacy and Strategy 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Herzliya, Israel),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slamic Radical Suicide attack phenomenon, March 21, 2007, at <http://ict.org.il/apage/printv/11290.pfp>

¹⁶Yoram Schweitzer, *op.cit.*, P.669.

¹⁷例如 Amos Harel and Avi Isacharoff, *The Seventh War : How we won and why we lost the war with Palestinians* (Tel-Aviv : Tedi’ot Aharonot & Hemed Books, 2006) ; Raviv Drucker and Ofer Shelah, *Boomerang : The Failure of Leadership in the Second Intifada* (Jerusalem : Keter Publishing, 2005) ; Shlomi Eldar, *Eyeless in Gaza* (Tedi’ot Aharonot & Hemed Books, 2005) ; Anat Berko, *The Path to Garden of Eden* (Herusalem : Miskai-Yedioth Aharonot Books and Chermel Books, 2004).

¹⁸例如 RAND 恐怖主義研究小組召集人 Bruce Hoffman, “The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Atlantic Monthly*, Vol.291, No.5/June 2003 ; Mohammed Hafeez, *Manufacturing Human Bombs : Strategy,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the Making of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Washington, DC :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 Assaf Moghaddem, “Palestinian Terrorism in the Second Intifada : Motiv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26, No.2(2003), PP.69-70 ; Mia Bloom, *Dying to kill – The Allure of Suicide Terro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Robert A. Pape, *Dying to win : The Strategic Logic and Growth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 Random House, 2005) ; Ami Pedahzur and

公司」(RAND Corporation)研究恐怖主義小組的召集人 Bruce Hoffman、精研「蓋達組織」的 Rohan Guranatna 或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Calvert Jones，都對自殺式恐怖主義有不同創見，¹⁹他們和以色列學者針對自殺炸彈攻擊的看法未必相同，其實無論是傾向探討恐怖分子的行凶動機和恨意，或從國際恐怖主義極端的宗教本質著手，根本的關鍵仍在於自殺炸彈的手段能發揮效果，這也是幾乎所有自殺炸彈皆慣用「有組織性攻擊」(organized attacks)的主因，它絕非自殺炸彈客個人的臨時起意。整體而言，如果說現代恐怖主義就是一場心理戰，²⁰那麼自殺炸彈就是加強產生心理效應的催化劑。

圖五：自殺炸彈攻擊行為與環境因素的關係

資料來源：Yoram Schweitzer, “Palestinian Istishhadi : A Developing Instrument,”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No.8(2007), P.677.

史懷哲教授曾針對巴勒斯坦人「獻身上帝」的信念，進一步探討自殺炸彈客與環境間的連動關係。圖五呈現的意涵是，自殺式恐怖主義行為既是個人亦屬群體的決定過程。每一次的自殺炸彈攻擊事件，圖裡顯示的影響要素(宗教文化、社會、組織、領導人或恐怖分子)未必同時發揮效用，其能夠發揮影響的程度亦不相同。儘管如此，史懷哲的研究結果還是顯示出，巴勒斯坦社區裡最能發揮影響力的多半是近親或密友；換言

Arie Perlinger, “The Changing Nature of Suicide Attacks ,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Social Forces*, Vol.84,No.4(2006), PP.1988-2008 ; Scott Atran, “The Moral Logic and Growth of Suicide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2 /2002, PP.127-147 ; James Dingley, “The Human Body as a Terrorist Weapon : Hunger Strikes and Suicide Bomber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Issue 6 (2007), PP.459-492..

¹⁹參閱 Rohan Gunaratna, *Inside Al-Qaeda : Global Network of Terror* (New York : Berkly Books, 2002) ; Calvert Jones, “Al-Qaesa’s Innovation Improvisers : Learning in a Diffuse Trannational Network,”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9,No.4 (December 2006), PP.555-569.

²⁰John Horgan, *The Psychology of Terrorism*, (New York : Routedledge, 2005), P.3.

之，家庭成員或朋友網絡經常會相互影響，甚至二至三人相約共同犯案。²¹

參、中東恐怖主義與區域安全的連動關係

一、伊拉克情勢依然混亂

伊拉克目前仍是全球反恐的最前線，美國及駐伊聯軍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 1546 號決議(2004/6/8，成立伊拉克臨時政府)及第 1637 號決議(2005/11/18，延長多國部隊駐伊時間)，目的除了履行國際反恐任務外，即是為穩定政局和經濟重建工作。進一步來說，如果伊拉克各宗派證實他們有能力自組新政府，並能有效控制境內瀕臨內戰的暴力衝突，美國就有可能擬定分階段性的撤軍計畫；反之，伊拉克各宗派若進一步擴大嫌隙，美軍撤離即非短期所能預見。

現階段伊拉克的恐怖主義活動，主要是各類型伊斯蘭激進團體、前海珊政權殘餘分子及外國恐怖組織所為。恐怖攻擊或綁架對象包括國外支援勞工、承包商及其他非戰鬥人員。鑒於賓拉登及其在伊拉克的黨羽 Ayman al-Zawahiri 或 Abu Musab al-Zarqawi 等人多次宣稱贏得伊拉克戰役的重要性，同時與伊境內反叛團體合作，不斷偷渡恐怖分子入境支援。「蓋達」也與曾效忠海珊的激進分子結合，目的為反對伊拉克民選合法政府及趕出外國軍隊。目前在伊拉克的「蓋達」成員多半是本地人，部份則來自中東和北非地區，保守估計約達總數兩萬(或更多)名恐怖分子的 4%至 10%(即千餘人上下)。²²

如果四年前的伊戰換來的是伊拉克爆發內戰，那麼它影響的層面已非伊拉克的民生，它極可能波及整個波灣地區的情勢變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伊拉克政治、經濟與安全若無美國的援助，情勢發展會很難想像。目前種種的跡象顯示，美國已出面斡旋並促成伊拉克各宗派課法突破政治僵局。根據過去幾年的實證經驗，美國始終是伊拉克政治情勢發展的幕後強勢主導者，未來想促成伊拉克政府表象的團結可能並不困難，關鍵在於新政府的團結表象能維持多久？

聯邦主義對阿拉伯世界顯然相當陌生，尤其歷史經驗印證，實施聯邦制的國家(如前蘇聯或前南斯拉夫)下場都不好，更何況伊拉克歷史演變下的結果，已經形成遜尼派和什葉派彼此間仇恨大於競爭關係的結果，未來即便是有美國的鼎力支持而促成團結政府，也絕非長期的安全保證。伊拉克高層政要 2006 年 3 月中旬原則性達成組成「政策委員會」(Policy Council)的共識，期望藉此商議伊拉克長期的經濟和安全政策，其中包括建立和部署正規軍及警力，解除境內好戰團體的武裝，及對付伊拉克西境 Anbar 省的恐怖組織等。委員會成員包括總理、總統及各宗派依國會議席比例產生之代表(什葉派 9 席、庫德族 4 席、遜尼派 3 席)共 19 人，政策決議可以取代內閣或國會的決定。然而，政策委員會未來發展的變數在於，庫德族總統的這項倡議目的其實是想壓縮什葉派總理

²¹見 Y. Schweitzer, op. cit., P.677;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s* (University Park, PA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and Ami Pedahzur, *op.cit.*

²²見”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April 26, 2006, Chapter 5 –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t <http://www.state.gov/s/ct/rls/2005/64344.htm>

的行政權，進而制衡擁有多數的什業派；反觀什業派最終同意組成政策委員會，出發點也是想藉著擁有多數可以任意否決委員會的決議。處於各派不同政治動機下的政策委員會，是否真能發揮穩定政局的功效，確實需要進一步觀察。

庫德族動向不僅影響美國的反恐戰略，也會牽動中東安全情勢的變化，土耳其蓄勢待發計畫對庫德族進軍，就說明了伊拉克反恐情勢的複雜性。庫德族僅佔伊拉克總人口約 15%至 20%，它雖在北境維持自治，對伊拉克卻毫無向心力。對庫德人而言，他們無法感同身受阿拉伯人的苦痛他，庫德族孩童閱讀的書本裡，更不乏將阿拉伯人定位於「最壞的敵人」。²³更何況，庫德人支持伊拉克的憲政體制為聯邦制，被視為其宣布獨立前的過渡。更何況，土耳其境內仍有 1200 萬庫德人，土國政府多次聲明絕不容忍庫德人獨立，目前更計畫進軍伊拉克北部，顯見庫德人的任何動向牽引的不只是伊拉克內部分裂，甚至連境內不乏庫德人的伊朗和敘利亞，也可能因庫德族獨立而軍事介入。

「穩定與重建」依然還是美國對伊拉克政策的核心。「穩定」的前提必須先組成團結政府，繼而逐步將伊境的治安交付伊拉克安全部隊和警力。目前美軍駐伊人數已達到 16 萬 8 千人的歷史新高，布希總統迄今無意承諾何時撤軍，顯示白宮並不認為伊拉克政府短期內可以掌控境內的安全情勢。伊拉克安全部隊目前負責約三萬平方公里領土(全國面積 169000 平方公里) 的治安維護，可見的未來(至少在布希總統 2009 年 1 月卸任之前)美國不會有大規模的撤軍。

二、以巴衝突持續升高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和平前景依然未呈現樂觀因素。它的困境主要來自兩方面：首先是美英為首的西方世界無法接受「哈馬斯」執政的事實；其次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的強硬立場無轉還跡象。前述兩項困境具有連動關係，未來巴勒斯坦的情勢發展亦端視其變化：其一，「哈馬斯」2006 年 3 月組成新內閣以來，因受到西方的制裁而面臨財政拮据和經濟瀕臨破產的窘境，伊朗等阿拉伯國家雖願意提供金援，「哈馬斯」確實也利用走私現金的方式，勉強維持 PNA 的運作，但它既非長遠之計，也無法完全舒解巴勒斯坦人的痛苦。只要歐美停止對沒有工業與資源且長期受戰火蹂躪的巴勒斯坦提供金援，那麼無論是「哈馬斯」或「法塔」主政，都很難改善巴勒斯坦的困境，理論上其政權的基礎很容易動搖。

「哈馬斯」執政迄今已達一年半，外界對其進行經濟封鎖似未迫使「哈馬斯」改變恐怖組織的形象；換言之，「哈馬斯」若無意和國際社會妥協，巴勒斯坦就很難突破邁向分裂的僵局。從事實的發展來看，外在的壓力並未影響「哈馬斯」有效地統治巴勒斯坦。「哈馬斯」也很清楚，政治和經濟僵局持續愈久，就愈可能加速消磨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意志。美、俄、歐盟、聯合國組成的「四方代表」(Quartet)曾多次提出解除經濟封鎖的要件：「哈馬斯」必須「放棄武裝」和「承認以色列」。問題是，「哈馬斯」沒有接受前項建議，關鍵因素之一在於，「哈馬斯」內部不乏類似「真主黨」等激進武裝團體，它們彼此間不但有競爭關係，長期依賴的還是藉軍事反抗(以色列)運動來維持其合法

²³Robert F Worth, "Iraqi Kurds aren't feeling Arabs' pain,"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6.

性，要求「哈馬斯」單方面讓步，其實未必能解決巴勒斯坦內部的矛盾。

2006年7月12日，以色列與其「真主黨」爆發一場激烈的「夏季戰爭」(The summer war)。當時「真主黨」恐怖分子從黎巴嫩南境潛入以色列，綁架兩名以國士兵並槍殺其他八人，爾後的34天裡，「真主黨」對以國北境發射四千餘枚 Katyusha 和其他類型火箭，嚴重危及以國 Haifa、Nahariya、Tiberias 等地居民的生命財產。以軍為此不僅空襲黎境南部的「真主黨」總部，轟炸黎國道路、橋樑和電力設施，同時還封鎖敘利亞和伊朗可能提供「真主黨」物資的各條通路。以國這場戰役雖槍殺700餘名的恐怖分子，也造成110名以國軍人和43名平民死亡，黎巴嫩民眾犧牲人數更超過千名。戰事隨後雖經聯合國介入而終止(1006/8/11 UNSC 達成第1701號黎巴嫩停火決議)，但「真主黨」迄今在黎國境內仍享有部份地區的控制力。

「哈馬斯」與「法塔」間的衝突雖透國沙烏地國王阿不都拉(King Abdullah)的斡旋，於2007年2月初達成「梅卡協定」(Mecca Accord)²⁴，但面對以色列的態度依然強硬。9月間以色列政府宣告視加薩地區為「敵對區」(hostile territory)，其因即是對「哈馬斯」長期用火箭攻擊以國的回應。²⁵「哈馬斯」長期受到兩股外來勢力的支持，其一是伊朗，另一是「蓋達」組織。從權力平衡的概念論波灣情勢，伊朗始終認為沙烏地在巴勒斯坦問題上著力很深，目的之一是圍堵伊朗的影響力。事實上，西方情報單位早已掌握住伊朗革命衛隊(Iranian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及情報安全部(MOIS)藉著與「真主黨」的深厚關係，秘密訓練「哈馬斯」重要幹部的證據，因此德黑蘭理論上會反對「梅卡協定」。同樣地，「蓋達組織」利用在全球推動遜尼派聖戰運動的中心角色，也不傾向支持「梅卡協定」，同時還鼓動「哈馬斯」暗殺「法塔」強人 Mohammad Dahlan(亦受邀參加梅卡談判)。早在2003年3月間，「蓋達」重要理論家 Ayman al-Zawahri 就強烈抨擊「哈馬斯」與「法塔」妥協。²⁶

三、伊朗的投機角色

美國與西方國家正為德黑蘭發展核武問題而劍拔弩張，它無異也在考驗伊朗的外交決策。長期以來，伊朗的生存與維持相當保守的外交政策有關。不過，保守並不意味它會安分守己。上一個世紀，與伊朗競爭的所有區域強權(包括奧圖曼帝國、大英帝國、前蘇聯、塔里班及伊拉克)皆已解體。幾個世紀以來，伊朗至今才首次有機會把勢力跨出札格羅斯山脈(Zagros Mountains)，並試圖在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amia)建立緩衝區。

²⁴「梅卡協定」的內容簡述如下：(一)「法塔」派總統 Abbas 同意任命 Haniyeh 組成團結政府，「哈馬斯」之外的「法塔」佔四個部會，其他四黨各負責一個部；(二)雙方宣示放棄暴力；(三)加速內部改革，「哈馬斯」進入 PLO 並扮演要角；(四)沙烏地承諾提供「哈馬斯」鄭府財政援助。見 Robert Satloff, "The Mecca Accord (Part I): The Victory of Unity over Progress" Policy Watch #1195, February 27, 2007, at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templateC05.php?CID=2564>

²⁵根據以國陸軍發言人的說法，2007年5月以來，「哈馬斯」對以國發射千餘枚的火箭。見 Isabel Kershner, *op.cit.*

²⁶Bruce Riedel, "Battle for Gaza: Hamas jumped, provoked and pushed," Middle East Roundtable of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ugust 16, 2007, at <http://brookings.edu/printme.wbs?page=/pagedefs/eb0a48d47112ff4176ee4bc50a1215>

早在 2005 年初，美國與伊朗為核武議題僵持不下之時，即有戰略分析家指出，伊朗除了會利用什葉派的優勢去影響伊拉克政局外，黎巴嫩的「真主黨」會成為其牽制美國的重要工具；²⁷換言之，美國一旦對伊朗核設施展開空中攻擊，德黑蘭最有可能的回應就是運用前述恐怖組織。長期以來，在黎巴嫩建立基地的「真主黨」，不斷對外進行伊朗式的革命輸出。911 事件之前，「真主黨」領導人穆尼亞(Imad Favez Mugniyah)曾被指控要為多起美國公民死亡而負責，只不過 911 事件讓賓拉登與「蓋達」取代了穆尼亞的角色而成為國際媒體的新焦點。穆尼亞向來被西方視為「真主黨」安全組織及情報頭子，他所犯下的恐怖攻擊活動無數。

穆尼亞生於 1962 年(部份資料指稱係 12 月 7 日生)，1983 年 4 月 18 日策畫恐怖攻擊美國駐貝魯特使館，造成 63 人死亡，其中 17 人係美國籍。那次恐怖攻擊造成駐貝魯特的美國中情局多人傷亡，為此美國國務院還懸賞 500 萬美元追緝獎金。1983 年 10 月 23 日，真主黨指揮卡車炸彈攻擊貝魯特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與法國維和部隊，造成 241 名陸戰隊員和 58 名法軍陣亡；緊接著，真主黨再於 1984 年 3 月 16 日綁架中情局貝魯特站長 William Buckley 長達一年，最終將其折磨至死。

前文提過 2007 年 9 月美國駐伊拉克指揮官 Gen. David Petraeus 向國會提出的「伊拉克情勢報告」，直接造成伊朗終止與美國為解決伊拉克問題的談判，其因在於德黑蘭從 Petraeus 將軍的報告體會出，白宮正承受來自各方要求撤軍的壓力，認為美軍撤離伊拉克之後，伊朗將可填補伊拉克的權力真空。事實上，Petraeus 的報告也傳遞了美軍曾經計畫對伊朗展開空中攻擊的訊息，布希總統做出短期內不會從伊拉克撤軍的決定，自然也增添了中東安全情勢的發展變數。

2007 年 3 月 24 日 UNSC 曾針對伊朗核問題通過第 1747 號的新制裁決議，特別是同年 2 月 13 日西方情報單位截獲「蓋達組織」二號人物 Ayman al-Zawahiri 對外傳送的錄音談話，其中隱喻了「蓋達」對伊朗和什葉派崛起的憂慮。Al Zawahiri 在這份錄音帶裡尊稱塔里班領導人歐瑪(Mullah Mohammad Omar)為「全球聖戰的領袖」，²⁸顯示賓拉登有可能已無活動力，「蓋達」也難再承擔領導伊斯蘭的聖戰運動。將歐瑪視為最高領導人，除了承認「蓋達」陷入缺人、缺錢、缺物資、更缺乏訊息和諮詢意見的困境，更凸顯了塔里班與伊朗什葉派間的矛盾，呈現出「蓋達」是利用歐瑪在阿富汗與基斯坦複製與重生。

al-Zawahiri 的錄音談話未直接點名伊朗或什葉派，但透露了「蓋達」與伊朗和什葉合作的難處；al-Zawahiri 或許不希望與伊朗什葉派正面交鋒，但伊斯蘭世界的許多聖戰士則持相左看法，以免引發聖戰派系內部的衝突。更何況，阿拉伯聖戰士未必願意聽從非阿拉伯聖戰士(如阿富汗帕什圖人)的指揮，塔里班也未必認同阿拉伯激進「瓦哈比」

²⁷“Hezbollah : Iran’s Axe in the Hole,” January 19, 2005 at <http://www.stratfor.com/products/premium/print.php?Id=242608>

²⁸“Al Qaeda: Al-Zawahiri's New Tape Indicates Shifts” February 13, 2007 at http://www.stratfor.com/products/premium/read_article.php?id=284328

(Wahhabi)的意識形態。

事實上，伊朗對塔里班和「蓋達」同樣心存戒心。前聯合國駐阿富汗特別代表 Lakhdar Brahimi 的顧問 Barnett Rubin 就曾經轉述了伊朗官員的憂慮，認為「蓋達」在阿富汗造成的麻煩，間接也會衝擊到伊朗的國家安全；換言之，伊朗什葉派、「蓋達」和塔里班內部遜尼派間的不合，隨著阿富汗情勢的變化，對波灣與中東情勢發展很難不產生牽引作用。UNSC 做出制裁伊朗決議後的一週內，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即要求伊朗允許查核人員入境於伊朗中部地下核設施安裝監控設備。伊朗若拒之，西方國家即會敦請 IAEA 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進而做出新的決定。迄今，伊朗的態度似無軟化跡象，甚至間歇性停止與 IAEA 的合作關係，2007 年 3 月間伊朗劫持英國海軍人質事件，就升高了波灣的緊張情勢，相對也提高了美國動武的可能性事。

理論上，美國受制於伊拉克、阿富汗或朝鮮半導危機的困局，對伊朗出兵的機率甚低，但對峙情勢走向至令人難以意料的境況時，不排除波灣會出現新的軍事衝突，期間俄羅斯的角色很可能居中關鍵。俄國的國力走強，讓普欽總統增加對歐盟施壓的籌碼，利用能源議題及伊朗核問題逼使歐盟反對美國在波蘭和捷克部署反飛彈系統(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可謂千載難逢的機會。尤其，近年來俄國爭霸中東的企圖心至為明顯，以 2007 年 2 月間普欽出訪的幾個中東國家(沙烏地、約旦、卡達、敘利亞、伊拉克、巴解、葉門)，即不乏美國的忠實盟邦，顯見莫斯科的戰略意圖。

普欽涉足波灣國家不僅成爲俄國史上首位訪問沙烏地的國家元首，其加強與沙國的經濟合作與承諾願提供軍事援助，更反映出俄國在中東確有能力牽制美國的單極霸權。根據「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的報導，美國務院和國防部近積極遊說國會支持其軍售波灣盟邦，相當程度與俄羅斯無視美方反對而軍售伊朗 29 套 Tor M-1 型反導彈系統有關。伊朗是否終將停止濃縮鈾活動，目前情況並不明朗，但可以確定的是，現階段美國不會爲核問題與伊朗進行雙邊談判。

肆、中東地區的反恐作爲

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當下反恐的最大困境在於，其所面對的是一個具「非國家角色」(non-state actor)的非政府組織(NGO)，它沒有中央指揮體系，但已逐漸成形具「網絡(networked)」指揮系統的敵手。這種「網絡團體」的興起，相當程度上減損了西方(尤其美國)的軍力優勢。美國聖母大學教授 Keir Lieber 和芝加哥大學教授 Daryl G. Press 都認爲，美國雖享有核武優勢，但國際恐怖主義因處於「不對稱的戰爭」，長期發展的結果，已促使恐怖組織日益翻新其恐怖手段、組織架構、戰略和戰術。²⁹

就戰術層級而言，伊拉、阿富汗及他國的恐怖分子或叛亂團體，已發展出更精進的爆炸技術。中東地區年來頻傳自殺炸彈攻擊事件，證明了前述之的論；就戰略和組織層

²⁹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2(March/April 2006), PP.42-54.

級來看，恐怖組織已走向直線指揮與全面擴散的對抗方式，它不同於中共傳統慣用的游擊戰與階級指揮方式。伊拉克當前的恐怖主義發展，也印證了前述推論。舉 2007 年初的實例，伊拉克境內至少有四個主要的反抗團體，³⁰它們同時進行垂直與水平的擴散：第一類是「蓋達」在美索波達米亞(Mesopotmia)的分支 Tandhim al-Qa'ida fi Bilad al-Rafidayn，其組織架構相對較為鬆散；第二類屬 Jaysh Ansar al-Sunna，原係庫德族地區的聖戰組織；第三類是 Al-Jaysh al-Islami fil-'Iraq，目前被西方視為最堅持民族主義的恐怖組織；最後一類是 Al-Jabha al-Islamiya lil-Muqawama al-'Iraqiya(伊拉克反抗運動的伊斯蘭陣線)，他們經常採取不同的恐怖攻擊方式，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既發行月刊 "Jami"也全面設立網站。

此外，前海珊政權復興黨(Ba'athist)及其殘餘分子、國外入境的所謂「聖戰士」(jihadis)、遜尼派民族主義分子和其他有組織的犯罪集團等，顯然亦出現串連的跡象。他們彼此間進行情報交換、武器交易或進行集體攻擊，往往影響到西方反恐的進度；換言之，美國和西方聯軍面對的是一個直線指揮的「雜牌軍」，這些包括國外來的武裝分子、塔里班、「真主黨」或其他各類犯罪團體成員，確實不如面對正規軍來得容易應付。

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瓊斯(Seth G. Jones)的研究，他認為以色列過去採取所謂「網絡式戰略」(networked strategy)來進行清剿中東地區的恐怖組織，既有成效也值得美軍仿效。³¹一般而言，「非國家角色」運用的是不規則的多層級網絡互動方式，讓許多個體必要時可以相互取得訊息。恐怖分子散居各地，人數通常不多，有利於不需要中央指揮系統而能發揮個體聯絡的功效。以色列針對加薩地區或約旦河西岸的社區特性，曾經嘗試組織若干小型的團體滲入巴勒斯坦難民營和老舊社區，再視機四面派兵圍攻消滅或逮捕巴勒斯坦武裝分子。毋庸置疑，清剿恐怖主義基地需要周全的反恐戰略和戰術規畫，以色列國防軍(IDF)各層級(包括旅級)指揮官除了必須接受嚴格的傳統戰爭訓練外，也必備熟稔的戰爭理論，以利於軍事行動期間做出必要的臨場決策。

以色列反恐的另一成功之處在於，情報蒐集與正確研判扮演了居中關鍵的角色，特別是以國情報單位對人的掌握相當精確。瓊斯教授把恐怖分子的聯繫網絡，大致劃分為「鏈條」(Chain network)、「星狀(或輪軸)」(Star or hub network)及「四面八方」(all-channel network)等三種(見附圖六)：第一種網絡互聯包括人員、物品和情報的互通有無，但最終還是要靠人員的往返；第二種的互聯方式焦點是居中連線的指揮官或傳遞指令者；第三種需要建立協調合作網，每類團體都可能與個體進行接觸，伊拉克的現況或可說明美軍所面對的恐怖組織網絡架構。

以色列面對恐怖組織的挑戰，主要來自巴勒斯坦的郊區。以軍 2002 年 4 月 2 日至

³⁰Seth G. Jones, "Fighting Networked Terrorist Groups: Lessons from Israel,"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No.4,(2007), PP.283-284; 除四類主要恐怖組織外，瓊斯教授還提出其他小型的反抗團體，包括 Jaysh al Mahdi(Army of the Messiah)、Jaysh al-Rashidin(The first Four Caliphs Army)、Ja8sh al-Ta'ifa al-Mansoura (the Victorious Group's Army)、Jaysh al-Mujahidin(the Mujahidin's Army)、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 fil-'Iraq(the Islamic Resistance's Movement in Iraq)、Jaysh Muhammad (Muhammad's Army)等。

³¹Seth G. Jones, *op. cit.*, PP.281-302.

20 日所發動的「防衛盾牌行動」(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針對的是那不勒斯(Nablus)的反恐戰役。當時以軍部署包括正規和後備軍人約三萬名部隊，進軍約旦河西岸的六個城鎮(Ramallah、Bethlehem、Nablus、Jenin、Tulkarm、Qalqilya)³²。以軍採取突襲式的軍事行動，表面上用 2002 年 3 月 27 日 Netanya 公園飯店(Park Hotel)發生的自殺炸彈攻擊，³³以及陸續在加薩地區與約旦河西岸的恐怖攻擊為藉口，實際上是為驗收規畫已久的反恐戰略。

圖六：恐怖組織的三種互聯方式

資料來源：Seth G. Jones, “Fighting Networked Terrorist Group : Lesson from Israel,”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30, No.4,(2007) P.283.

Nablus 的反恐戰役，以軍除派出為數一千人的裝甲步兵與傘兵旅，並輔以海軍爆破隊、坦克和掃雷裝備的支援。4 月 3 日以軍宣布 Nablus 宵禁，控制該城市的所有制高點，審訊被拘禁的武裝分子和當地居民，使用遙控飛機進行空中監視，同時派遣後備部隊組成的裝甲旅封鎖 Nablus 和難民營的各要道進出口。步兵則在裝甲部隊的掩護下，逐屋逐戶清剿恐怖分子，再於重要制高點部署狙擊手。以軍的反恐作為之所以能產生預期效果，主要基於兩項周全的事前作業：首先，以國特戰部隊先行滲透至巴勒斯坦郊區，從事清除受過訓練的恐怖分子；其次是長時間弱化巴勒斯坦恐怖攻擊能力的結果。前者屬戰術層面的規畫，後者則具戰略層級的思維。

從戰術層面的成果而言，以軍經過 144 小時持續的清剿行動，擊斃約 75 名另擊傷 80 餘名恐怖分子，逮捕人數高達數百名，至於以軍本身僅犧牲一名士兵及 20 人受傷；換言之，以色列的這次軍事行動大抵控制了巴勒斯坦幾個最主要的難民營，斷絕大部份恐怖分子獲取爆炸材料和武器的來源管道。再就戰略層級來看，「防衛盾牌行動」顯然降減損了巴勒斯坦恐怖組織攻擊以國的能力，至少暫時產收嚇阻力量。以色列於 2002 年 3 月展開軍事行動之前，以國民眾因恐怖攻擊而喪生的人數高達 106 名，至 4 月 14

³² *Ibid.*, P.284.

³³ 根據以國外交部網站公布的調查結果，該次恐怖攻擊事件造成以國 30 人死亡及 140 人受傷，係「哈馬斯」分支並藏匿於約旦河西岸 Tulkarem 城的 Izz al-din al-Qassem Brigades 分子所為；見”Passover Suicide Bombing at Park Hotel in Netanya, March 27, 2002 (Tel Aviv : Israeli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2)

日軍事行動期間，當月份(4月)受害的以國人民已降到14人，五月至八月的傷亡人數(五月28人、六月52人、七月32人、八月16人)再持續減少，九月間再減至13人。³⁴

當然，僅憑民眾傷亡數字很難評定它與以色列的「防衛盾牌行動」有無絕對關聯，最終可能還需要比較軍事行動前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的行為能力(例如聖戰士人數或炸彈攻擊次數等)，終究以國民眾因恐怖主義而傷亡的人數減少，有可能是受到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巴勒斯坦人支持自殺攻擊的意願降低)，³⁵但無論如何，加薩地區和約旦河西岸恐怖組織的攻擊力減弱，確實與以軍的大規模清剿行動有直接關係。事實上，「法塔」軍事領導人 Ahmed Tabouk、「艾克薩烈士旅」指揮官 Mu'ayyir al-Jumayl、PIJ 領導人 Mahmoud Tawallbe、「哈馬斯」活躍分子 Ois Adwan 及其領導人(Ossam-2 型火箭設計者)Sa'ed Awad 等人喪命，皆起因於以國 2002 年 4 月的軍事行動。2002 年 4 月 14 日以軍撤出巴勒斯坦老舊社區後的幾天，以軍再擊斃「哈馬斯」在 Nablus 的另一名領導人 Muhammad Abd-al-Ra'uf al-Haj Ahmad，同時逮捕巴勒斯坦多名高層領導人(Tanzim 指揮官 Marwan Barghouti 及其助手 Ahmed Barghouti、PIJ 領導人 Haj Ali Safuri 和 Thaber Mardawi 等人)。³⁶毫無疑問，前述反恐作為絕對衝擊到巴勒斯坦各個恐怖組織的恐怖攻擊能力。

美國長期在中東地區的反恐，無論戰略或戰術層面來看，似皆不同於以色列的思維和作為。就加薩與約旦河西岸而言，以色列享有地緣優勢，面對的恐怖主義威脅、自身的軍事力量和資源，也不同於美軍在伊拉克的境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間的對抗，屬於一場長期的戰爭，涉及以色列的國家生存與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危，因此以軍較駐伊美軍更擅於非傳統戰爭。前述瓊斯教授的研究也發現，美軍至少有四個面向可以效法以色列的反恐經驗：首先是採行「網絡戰略」對抗「網狀的敵人」；其次是反恐的重要手段仍為軍事打擊；第三是情報蒐集和準確研判(尤其對人事動向的掌握)；最後則要因反恐行動的政治效應。³⁷

以軍在 Nablus 發動「防衛盾牌行動」時所面對的敵人，基本上包括了 Hamas、PIJ 及巴勒斯坦各派系武裝團體在內的一個「混合組織」(an amalgam of organization)。基於這些恐怖組織成員散居各處，缺乏一種「階級性」(hierarchical)的指揮架構，因此以色列情報單位相當專注前述恐怖組織各派系間的協調和互動機制，但迄今似仍未梳理出恐怖組織間的制度性戰術協調機制，這也是以軍反恐時慣於採取小規模單位滲透與破壞的主因。以軍旅級以上指揮官幾乎都具有反恐與特戰訓練的背景，他們除熟悉游擊戰之外，亦深諳恐怖武裝團體的非傳統戰爭行為。如果我們細心觀察駐伊美軍年來的反恐作為，從戰略或戰術層級來看，確實可能借重了以色列的反恐作經驗。駐伊美軍將領 Petraeus 的「伊拉克情勢報告」，一定程度也反映出美軍的反恐重於幾個面向：(一)清剿(至少驅逐)伊拉克境內的「蓋達」成員；(二)減少恐怖分子在伊拉克的藏身處；(三)強化

³⁴Jones, *op. cit.*, P.292.

³⁵*Ibid.*, P.293; Mia Bloom, "Dying to kill," *op.cit.*

³⁶"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 Special Update, March 29, 2002-April 21, 2002," (Tel Aviv: Israe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2).

³⁷Jones, *op. cit.*, P.294.

伊拉克安全部隊的軍力、情報監控與偵搜設備；(四)清剿伊朗幕後支持的「真主黨」武裝分子。

伍、結論

911 事件迄今的國際反恐已歷經六年，嚴格說確展現出相當的成果。國際間的反恐合作改善了安全環境，特別是加強邊境和運輸安全、切斷恐怖組織財政來源、限制恐怖分子活動空間等面向，皆限制了國際恐怖主義的破壞性活動。目前所面臨到的最大問題是，中東地區的安全情勢相對不穩定，賦與國際恐怖組織更多的揮灑空間。整體來看，美國及其盟邦在中東地區的反恐儘管產生實質效果，但並未澈底擊垮「蓋達組織」；換言之，軍事打擊手段之外，用政治協商的方式維繫中東及波灣地區長期的安定，未來可能須要扮演更關鍵的角色。伊拉克的政經重建需要周邊鄰國的支持，這些鄰國可以幫助美國促成伊拉克內部各派團結，也可以從中作梗造成伊境各派分裂。

前述鄰國目前看來似乎並未嚴格切斷對伊拉克境內武裝團體的金錢、武器與人力的援助，甚至不排除有火上加油的戰略野心。2007 年 3 月間，萊斯與錢尼先後訪問沙烏地、埃及、阿聯與約旦等國，並主持區域安全會議，同時美、伊朗、敘利亞三國外長(2007/3/10)亦在巴格達會晤，反映的正是美國欲解決伊拉克僵局，不得不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思考，更何況俄羅斯正試圖加強對中東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其次，阿富汗反恐情勢陷入膠著，同樣會抵消中東的反恐成果。前文提過 2007 年 2 月 13 日「蓋達」二號人物 Ayman al-Zawahiri 對外傳送的錄音談話，隱喻了蓋達對伊朗和什葉派崛起的憂慮。假設「蓋達」確實難以再承擔領導全球伊斯蘭聖戰運動的責任，中東(尤其波灣)地區的安全情勢將更趨於複雜。

伊戰結束已近四年，從目前的情勢演變來看，美國顯然未贏得戰爭，伊拉克也不是贏家。儘管海珊獨裁政權被推翻，海珊本人亦被處以絞刑，但伊拉克的民主、和平而繁榮生活遠似不如四年前美國所承諾的境界，伊拉克眼前的景象反倒走向脆弱民主和動盪社會的險境。戰勝的美國其實亦非贏家，四年來美軍和文職人員總計喪生已超過 3800 人，受傷人數也高達一萬餘人。布希總統儘管宣布對伊拉克增兵，似亦未能讓美國人獲得更大的安全感，反而因此促成反戰風潮，間接增添了北韓與伊朗兩個對手的氣燄。2006 年美國新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NSS)就不諱言的指出，伊朗將是可見未來美國的最大安全威脅。從前述角度研判，美國短期內確實難以從伊拉克脫身，美軍在伊拉克駐留時間愈久，即愈可能符合季辛吉所斷言：美國長期陷入伊拉克將成爲「越戰翻版」。

伊拉克問題無法解決，相對影響到恐怖組織在伊拉克是否銷聲匿跡。巴勒斯坦問題無法解決，以巴間就不會建構出和平與安全的環境，加薩地區、約旦河西岸及以國境內的恐怖攻擊事件，也不可能斷絕。當然，伊朗核問題的僵局，尤其讓德黑蘭更易於利用恐怖主義找尋出路。中東地區安全情勢處於多項主客觀條件的纏繞，短期內實在看不出有任何能大幅改善之途。

